

雜著
傳記詩對頌解訟
釋文賦說歲哀辭

韓文起

卷四

韓文起卷之七

受業鄭
晃子唯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男
況正之

全

太學生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每年應舉子試學成行。尊自太學諸

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

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

子。欲其中式且得大用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

肩立。莫為禮部。貢舉以禮部主之。自開元二十四年始。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

功。卒不得成進士。立功于世。蕃淮南人。和州漢初父。母具全。初入太學。屬淮南國。

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父母恐妨

其業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菽水之歡。孝子自然

放不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廣文四門律書

算共六館併太學計七學也

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欲留之以待遇舍

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

卒聽其去太學而歸養○已上言蕃亦不能常在太學

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

舉其學成行尊之世者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

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

盡其力而反覆行之必求

有濟或曰復疑作侵音戚小行貌

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

知其勇也

以信其仁疑其勇作一波轉下

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

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

義形於色不畏禍難是其勇○又舉仁勇

之實已施

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

使人不失其身不陷于法是其施處但不

能廣之

下為可惜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

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

以不得位其所施只在太學不能遠及所以可

惜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

澤雖處下亦有不論官之大時喻國家有事無論官之大

小皆可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又必待用不必待

用。作。一。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施。不。易。及。遠。如。波。轉。下。能。待。以。太。學。生。老。者。何。可。勝。數。○。結。上。無。成。功。三。字。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能。傳。所。以。為。之。作。傳。○。已。上。為。蕃。無。成。痛。惜。

林西仲曰。按何蕃之去太學。在陽城貶道州之時。是為德宗貞元十四年矣。既稱入太學二十餘年。則初入時當在代宗永泰十三四年間也。朱泚之亂。正在此二十年中。歐陽詹與公同考試登第。乃貞元八年。嗣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而蕃尚在太學。知蕃最深。及蕃去之明年。欲率諸生伏闕。舉公為博士。則知此傳事實。當出於詹之口。故於中段皆用詹言也。其云歲舉進士。謂每年應舉子。試於禮部。觀祭酒楊瑒疏。有每年應舉尚有千數之語。即贈張童子序亦云。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則知歲歲開科。唐制如此。因不能成進士。故仍稱太學生。非既成進士之後。諸生助教博士。又欲以太學生名色申之。司業祭酒達於禮部者也。其去而歸養也。以久在太學。不能祿仕。留此無益。諸生念其學成行尊。

必當有見用之日。故不忍其捨去。亦非此番留。則遇不留。則不遇也。蕃既歸養。則進取之路絕。雖有仁且勇之資。不能施之天下。故以川澤為比。謂士必待時而後有所立。以傳於後。誠惜而悲之也。坊評謬誤糊塗。只可付之一喙而已。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

穎興也。筆之用。在毫興。中山多產兔。

其先明眎。

禮記。兔曰明眎。

佐禹治東方。土養

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

東方房宿在卯宮。屬兔。十支中之一也。○叙祖宗嘗曰吾子。

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

兔生從口出。

明眎八世孫。鼯世

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妬。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

遂隱不仕。云。

月中兔出。離騷。天間。

居東郭者。曰魏狡。

音狡。狡而善走。

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

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東郭魏。出戰國策。鵲從同。宋之良犬。出爾雅。

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

筆始造。于蒙恬。

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

與軍尉。以連山筮之。

連山。夏之易。筮其所獲。

得天。與人文之兆。

猶賁卦所云。觀。

筮者。

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

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髦。後也。暗指毛。可。秦其遂兼諸侯乎。書同文。為一

之斷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戴穎而歸。豪。暗指毫。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

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

事。取兔毫合而縛之。入湯洗訖。而裝於竹管內。方成筆也。○叙出身。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

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

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

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然。筆無字。不可寫。秦時佛法尚未入中國。自

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

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

請。亦時往。用。○叙遇合。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

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筆無

離。○叙榮幸。穎與絳人陳玄。墨。弘農陶泓。硯。及會稽楮先生。紙。友善。相推致。其

韓文起

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叙伴後因進見上。

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

盡心者。筆心既盡。則不中寫。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壤筆連管俱棄。叙老死。其子孫甚多。

散處中國。彝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叙後代。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

此一族。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此一族。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

昌。有處處。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獲絕筆於麟。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反文王之後。穎始以俘見。卒見

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嘗用兵時亦未嘗離得筆。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

哉。秦以焚書大有負於筆。但以老歸管城。斷其見疎。不即不離妙。

林西仲曰。以文滑稽。叙事處皆得史遷神髓。柳子厚云。讀之若捕龍蛇。

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當日亦欲自作一篇。與之較勝。苦於

力不逮耳。古今惟知與人角力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傳，濫觴可厭，不知曾與昌黎角力否？若與之角而不知服，反自以為勝，吾恐子厚笑人當齒冷矣。若下邳侯傳，李漢原編只載其目而闕其文，想散失已久，不知姚鉉從何處得之，乃選入唐文粹。今閱其文，俱摹倣此傳而無變換，其為後人擬筆無疑甚矣。選家之不可不慎也。

坊者王承福傳

坊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賤字伏下，使於人句。勞字伏下，用力句。

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

伏下無愧。

心安。

聽其言約而盡。

伏下兩句。又曰：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

點出姓名。世為京兆長安。

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

一篇議論，在此七字中生。

發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

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

焉。

已上叙王承福之棄官業，坊履歷其勤。力養生與不畜妻子之意，俱已寫盡。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

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人必不能無所事故君者理我所以生

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必人之事亦不能違

長所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饁以嬉。夫饁易能可力焉。

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

焉。已上言所以必業巧不敢辭賤與勞之故嘻。吾操饁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

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

噫。刑戮也。無居人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為人所奪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沒為官物。不復修治。故為墟者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

而強為之者耶。三疊應上文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

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二疊又推言之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

已上言所以棄官而歸之故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

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

也

已上言不畜妻子之意

愈始聞而惑之

抑

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

身者也

一揚○收上聽其言約而盡句

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

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

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又就獨善其身處斷其失○一

抑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

喪其身者其亦遠矣

又就賢者二字而指其實收上貴富之家為墟一段○一揚

又其言有可以警余

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自言作傳之意結之

林西仲曰王承福本有官勲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而業圻者自

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為賤且勞自食其力博得一個心安無愧

而已此即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一副大本領也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

能為清官。必能為勞臣。致君澤民之道盡於此矣。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以業巧之意。與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中間即借搯鏐所見。述富貴之家不能自保。把舉朝尸位素餐。盡行罵殺。不但罵之。且詛之矣。何等淋漓盡致。末段斷語。二抑二揚。俱有深意。蓋惜承福不肯仕宦。為舉朝挽回風氣。又歎世之患得患失。貪邪亡道。不止於尸位素餐。進一層而罵之詛之疾。時已甚之言也。嗚呼。千古如斯。蓋有不勝其罵。不勝其詛者矣。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

非一事之人物。故曰雜。非一時之人物。故曰古。今惟其小。故能共載一卷。○總叙一句起下。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羈馬絡頭也。勒馬韁也。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

甲冑手弓矢鉞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

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欲涉未涉寒附火者一人。

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亦在舍中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

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載在旃車三兩之內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

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已上記人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

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企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申舒也詩云或

寢或訛立者人立者齧者。齧路旁草也與秣不同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

口出氣嗅者。鼻審氣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以穀梁飼之騎者驟者。不馳而走疾

者。也奔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

有同者馬。已上記馬之狀與數。上其文所騎之馬也。其多只用騎者二字點明其餘皆空身馬也。牛大小十一頭。橐駝

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馬。四頭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

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盂簠簋筐篋

韓文起

錡金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已上記諸蓄及

器物之數。而以曲盡其妙。四字寫其狀。以其狀有一定。不待分寫也。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

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彈碁二人對局。黑白彈各八枚。先列

碁相當下。呼上擊之。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出藝經。得畫之由。

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愛之甚。必不肯贈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

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其品見之。戚然若有感

然。其色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

事。好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為之遊閨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

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去為恨之故。今雖遇之。即遇力

不能為已。亦不能為其勞。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又不敢忘其夙好之。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以趙君之言可信。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

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以甚愛之故。見記如見畫。又可以解其贈人之憾也。○叙作記之因。

林西仲曰。記本因畫而作。然記中實有畫在。當日畫固為入神之畫。而

記尤為入神之記也。中分人之事為一段，馬之事為一段，諸畜器物共為一段，而穿插變化使人莫可端倪。如記人一段內所騎之馬，於記馬一段內點出所擁所牽所驅所臂之畜，及所披所載所執所植所奉所挹注與婦人以孺子所載之具，皆於記諸畜器物內點出，此亦不難參互稽核。但當日畫卷中定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在空空一個地面，必有山川草木廬舍水火床榻槽櫪等件，然後人畜可行可止，器物可藏可出也。細思如何一併入記，看他記人有上下，馬有陟降，人與馬皆有涉者，非山川乎？人有驅牧，馬有磨樹，非草木乎？人有舍而具食，非廬舍乎？人有挹注，有附火，非水火乎？人有偃寢，馬有秣者，非床榻槽櫪乎？凡畫中所有難以入記者，無不歷歷如見，所以謂之入神。世人只在有字句中讀書，余一生端在無字句中讀書。若世人有能向無字句中讀書，余雖不敏，願安承教。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眊，以鎮守邦國，贊天

子，施教化而外，與賓客四鄰交其事甚煩，總屬之一人。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

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其為文非一，俱責之

手，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其任所以難，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

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惟能文者方知人，有文才而舉用之，○虛

起作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張建封南陽人，故稱

公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十一年中相繼者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

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

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此

字總括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向有文名，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

上所舉用者，亦非尋常文士。○應上文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

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後之人指繼此為鎮，即下文所謂來者也。賓主文才

相當，故可以觀此而知彼。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

惟其才之相當故其心亦相投以氣類同也真可羨慕

故請刻石以記之而

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敘作記之故

林西仲曰掌書記亦朝廷命授景龍二年置皆出節度觀察自擇但惟賢知賢賓主之相投由於氣類之相合此正論也南陽公鎮徐十一年得三人為掌書記皆有才名文章知已千古盛事誠可記以示來者但公依徐州非出南陽自舉且不甚相得後卒罷去作此亦不無有所感焉其行文整秀中饒有雄渾之氣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

名仲舒貶連州司戶參軍

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

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

上高而望得異處焉

因游而得其地斬茅而嘉樹列發

石而清泉激輦糞壤

輦搬運也

燔榴櫟

木立死曰榴草木籐蔓所蔽曰櫟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

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呀張口貌

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

相之

因治地而見其奇點出各名目作案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

因見其奇而遊

益不厭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不得不蓋屋以為往遊駐足既成愈請名之

其丘曰蒺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蒺之道也蒺有德者來此而顯其石谷曰謙

受之谷取其虛瀑曰振鷺之瀑取其白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

土以黃瀑曰秩秩之瀑爾雅云秩秩智也又清明貌詩大雅云秩秩德音谷言容瀑言德也德藏于內

容見于外皆君子所貴此因谷瀑有二不得不交互言之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人入洞時必覺寒氣侵體○以

安于清寒之意名之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以其自治泉之源之意名之

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以其治民之意名之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

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頌其燕飲喜樂于此而多受祉也○已上釋命名之義隱隱為下文仁知之德可以羽儀天朝等語

脉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

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直使出而伸其美也凡天作而地藏之以

遺其人乎已上言山水諸勝藏于古而顯于今非人力所能為應上鬼神異物句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

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由山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由

山出荆門下岷江又由山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又由水